

心灵吟唱

骑行并州

刘文洪



背起背包,包里装一曲谱、一把口琴、一台小音箱,一人一骑驶过并州的四季。

骑行总在歌声中唯美地开局,如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般。唱歌退出生活好多年了,早已停止了更新换代,基本上停留在我的青年时代。曾经对当代歌坛有着傲慢和偏见,生出了一丝抗拒和排斥。偶然的K歌,竭力掩饰沧桑的容颜,一张口却总会暴露年龄。正是骑行,让我开始尝试追逐歌曲的换代步伐,渐渐地认可了新时代的曲风,把我的心情重新拉回到青春时代。海量的歌曲库里,选一首歌难了,学一首歌慢了,往往曲调学会了,却怎么也记不住歌词,成了完全全的哼唱。以每周一歌这个略显古老节目的速度,学习着新歌,进入歌词写出的意境。沐浴着宏大的背景音乐,每一场骑行都有一首主题歌,都化作一场场动人的故事。

上下班途中有一段东西向的路段,春秋季节,朝阳从正东升起,夕阳在正西方落下,光线与道路连成一条直线。早晨由西向东骑,初升的太阳照亮行程,下午我会随日照时长的变化,总是要调整到夕阳西下的那段时光返回。骑行时夕阳正好垂在道路的尽头,把前方的天幕染出红色,路边的树木笼罩着朦胧的光晕,总是舍不得夕阳余晖在骑行中落尽,会停下来,独倚车子静看落晖,豪情还胜一襟晚照。以这条东西向的路为参照线,从路的西南到路的尽头再到路的西北,从西北回到路的尽头再返回到西南,在日落位置的变化中,感受到并州四季一如骑出去又骑回来般归零的轮回,似乎寻找到了生命的某种意义。

骑行的目的早已脱离了把我从此处送到彼处的层次,不再是一个开场加一个结局。而是藏在了骑行过程中——停车久久地遥望、漫无边际地思索……在某种程度上讲,已成为一种精神回归,载着我回到青少年时代。固定的目的地,也不再简简单单地重复两点一线,而是开发出多条路径。一人一骑穿行在古村陌巷,从朱红色的大门前驶过,打响一长串车铃声,浮现出小时候坐在门槛上仰望天空的时光,回味起我骑车告别家乡、踏入社会时的豪情和茫然……缅怀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乡愁——喧嚣了漫长世纪的乡音渐近尾声,白发老者坐在荫凉处消磨时光的镜头不再,唯有几座不倒的庙宇,守着乡村最后的归宿,在风中留下寂寞孤独的背影……

雪中骑行、雨中骑行,雪粒、雨滴打在脸上,被体温融化了,掺着泪水、汗水流过脸颊,风来吹干……让我迷上骑行的原因,不是为了躲避拥堵的车流,而是一人一骑一世界的意境。

傍晚时分,天上下起小雨,水汽从富春江升腾到空中,弥漫到城区。我站在12楼看雨,看见整个小城上空染满了水墨。

江边有一座小学,此时正值放学时间。撑着伞的孩子和家长排着队从校门出来,然后分流不同的方向:富春路、鹤山路、花坞路……又汇进大大小小的弄堂:邮舍弄、宜家弄、市东弄……

我在高楼往下看,每一把伞就是一朵花,许许多多的伞,组成一地繁花,桂花树掩映下的城市道路,犹如花朵汇成的河流,在雨雾里盛开着流动着,流动着盛开着。

伞,真是江南特有的花。

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因为雨、伞,才有丁香一样的姑娘,从而描绘了多少人梦中江南的美好: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,我希望逢着,一个丁香一样的,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

江南多雨,常常温顺而缠绵,

朝花夕拾



伞是江南一地花

黄玉林

因此在江南离不开伞。江南女子,喜欢在精致的包里,带一把更精致的小伞,不仅避雨遮阳,还负责挡花粉接小雪。

如今,油纸伞已离开现实生活,各式各样的折叠伞,绘着漂亮的图案,处处体现“江南诗意”,时时展示生活美学。多雨的江南,伞成了一种文化。

在朦胧的雨天,在城乡各处,如果去春江第一楼、两浙公署、开开书店;去东梓关、白鹤村、安顶山,随时都可能遇见撑着花一样小伞款款而行的江南女子,只是不知道,是否像

丁香一样,是否结着愁怨?

江南的男人,当然也撑花伞,开着车参加正式活动,打开车门时,很自然地把自己微笑的脸躲在花一样的伞里。长柄大黑伞,何必呢,风不大雨不大,用不着。

江南人口稠密,每个下雨天,江南的角角落落,一定开出宛如四季的伞花。即使不下雨的日子,也照样有花一样开着的伞。

在江南撑起一把有灵魂的伞,任凭雨点轻轻弹落伞面,踩着薄水浸养的石板路,在富春江畔领略江南烟雨吧。

灯下读史

趣话“鱼书”“鲤书”和“雁书”

张天野

李商隐有诗云:“嵩云秦树久离居,双鲤迢迢一纸书。”晏殊词云:“鱼书欲寄何由达?水远山长处处同。”李清照也有词云:“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”“雁过也,正伤心,却是旧时相识。”有文学常识的朋友,大都知道这里鱼、鲤、雁都指书信,那为什么它们都是书信的代

名词呢?

鱼书、鲤书都源于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。这首诗里说: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”成语鱼传尺素就源于此。后人就把鱼尤其是鲤鱼视为书信的吉祥物。细究下来,纸张出现以前,书信多写在白色丝绢

上,为使传递过程中不致损毁,古人常把书信扎在两片竹木筒中,简多刻成鱼形。

大雁和书信的渊源则跟苏武牧羊有关。《汉书·苏武传》里记载:苏武出使匈奴,被囚禁十九年,其志始终不渝。后来,汉使向匈奴索要苏武。单于欺骗汉使,称苏武已死。而汉使者故意说天子打猎时射下一只北方飞来的鸿雁,发现鸿雁脚上拴着帛书,是苏武写的。单于只好放了苏武。鸿雁传书从此传为美谈,鸿雁、雁足、雁书就流传开来。

锦绣太原·一诗一图③1

长风文化岛夏夜

孔德芳/诗图



华灯初上。汾波滢漾楼影璀璨
霓虹闪耀的跻汾桥西岸
景观灯与音乐喷泉交相辉映
大剧院异形建筑
一屏屏变换着大美山西的风景

阔大的长风商务区文化岛
熙攘的人群在此消夏
恋人们牵手漫步 孩子们滑板与
旱冰鞋上的身影如凌燕穿梭
那边响起了悠扬的萨克斯乐曲
一片红裙翩跹起舞……
我徜徉其中 感受苏东坡
天上宫阙何似在温情人间

看大剧院金色台阶上
音乐会散场的人们意犹未尽
一列观光“小火车”满载欢声笑语
从人流中穿行而过
夏夜好美好 我也想起舞弄清影
吟一曲水调歌头现代版的天上人间。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人物

让杨河芬没想到的是,这几位同仁今天的这场约定,后来真就促成了几个好创意、好项目的形成,成为全市、全省甚至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经典案例。

农村是我的根。贫困村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占此并不大。我坚信,贫困只是暂时的,脱贫致富是必然的;落后也只是暂时的,迎头赶上甚至超越也是必然的。改变村容村貌必将一举扫除掉死气沉沉的落后局面,提振起大家的精气神,所以是首要之举、必要之举。建村名壁、整修村路、书写催人上进的标语、组织文化活动是我上任要烧起的第一把火。

——《杨河芬日记》

到扶贫办取真经

即将上任,第一步工

作做什么、怎么做,让杨河芬很费思量。他想要尽快做出成绩,但饭总得一口一口吃,事总得一件一件办,尤其是扶贫这种难上加难的工作,做每一件事,要怎么做,要做就要咬住不放,做出成效和成果,决不能半途而废,决不能有头无尾,那样会让村民瞧不起,会让村民失望。可这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好呢?

他忽然想起培训时,市扶贫办付主任和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都曾言在先,两位领导的话言犹在耳。他们说起“娘家”这个话题,付主任说,扶贫办是村第一书记的娘家;兰科长说,组织部是干部的娘家。第一书记都是党员干部,所以听到这话,接受培训的人

■ 山西人民出版社

17

蒋 蒋
京 昀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很温暖。他们都曾说过有困难和问题随时都可以找组织部,找扶贫办,而且在培训结束时要求第一书记要尽早到扶贫办取走扶贫资料。

杨河芬决定上任第一天,也就是8月17日,先去组织部组织科和扶贫办。兰科长正在开会,出来匆匆见了一面,就又进会场了。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108

赵
树
义
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不知为什么,我总觉得松明子是森林的幽灵,是时间和水蒸气凝结的产物。枯树老化腐蚀,油脂渗透到木质中,日积月累,聚合部分与木绺丝交融,浑然一体。通常来看,松明子便是这样形成的,其实,如果没有时间和水蒸气,不会有如此通灵之物,甚或,松明子便是时间晶体,木和油脂仅

是承载之物。枯树腐蚀时间越长,松明子颜色越深,渐次为橘黄、大红、黑红,这颜色显然也是时间的颜色。小时候,我常用松明子引火,香味与松香一样,但比松香浓郁。在冬夜,我常在口袋装几小截松明子,既可照明,还可烤手。松明子点时困难,顶风不灭,后来,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篝火,便觉家乡的松明子就是我儿时的篝火,密实,浸满油脂,反复把玩明亮光洁,宛若佛珠。

第六章 水长城

吃过早餐,问老邓去哪里,老邓说活风。突然想起有个学弟在那里养羊,便说好,找李冰吃羊肉去。李冰毕业于山西大学化学系,比我低三届。1988年被分配到省

汽车制造厂,“打了几年酱油”,1994年辞职下海。离校后,李冰常与中文系同学来往,我算半个中文系的,便在中文系校友圈相识。化学系的混中文圈,见面常互相调侃。我图,学化学的跑到汽车制造厂,体育老师教的吧?李冰慢悠悠道,学化学的跑到报社,对不起物理老师。完了,又各自自嘲一番“不务正业”。而“不务正业”似乎是一种病,得了便停不下来,他后来去沁源养羊,我又跑到沁源写绿。

李冰喜欢下厨,算个美食家,隔三岔五便呼朋唤友去他的公司品尝新菜。2013年,李冰做了冠状动脉支架手术,准足球爱好者再也不敢球场上冲锋,情绪低落。

纪实